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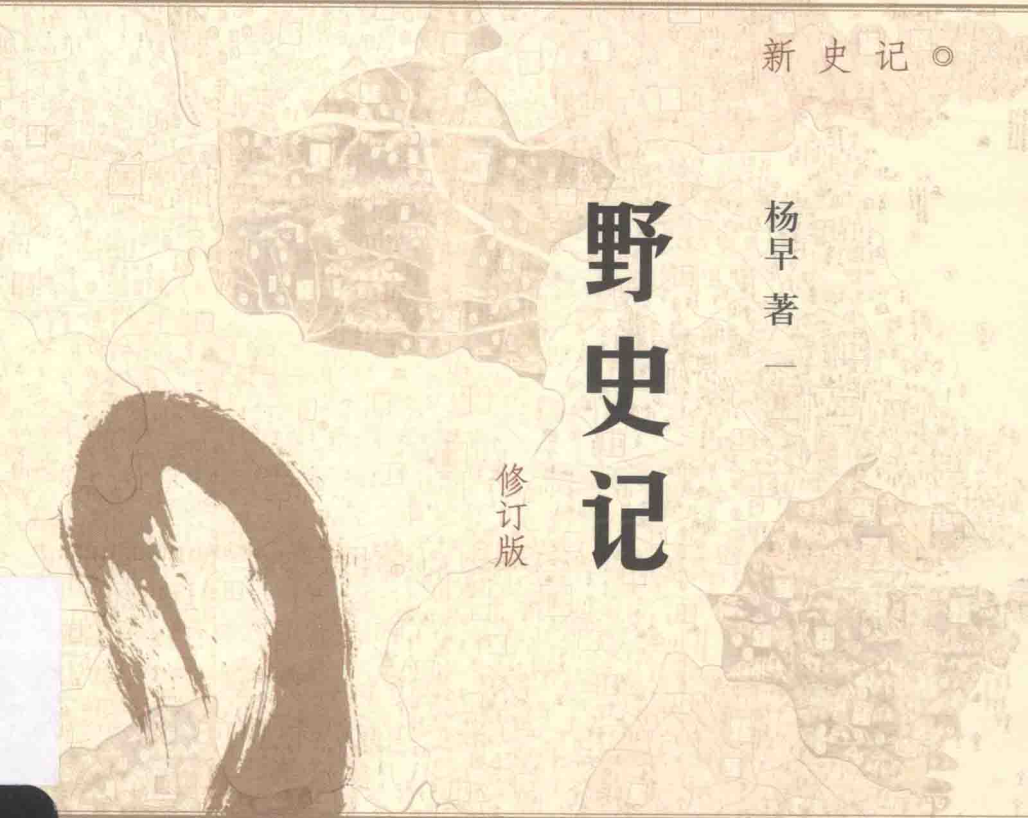


新史记◎

杨早著
—

野史记

修订版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杨早 著

野史记

修订版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5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野史记 / 杨早著. — 修订版.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3

(新史记)

ISBN 978-7-108-05044-1

I. ①野… II. ①杨… III. ①中国历史—野史 IV. ① K20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24098 号

责任编辑 卫 纯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责任印制 郝德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9

字 数 216 千字 图 73 幅

印 数 00,001—10,000 册

定 价 28.00 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新版序言：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

前不久，我在社科书店接受中国社科网的采访，谈张艺谋的新片《归来》。一位中年人向我走来，似乎是这里的店员：“您是杨早老师吧？我们这儿卖过您的《野史记》，销路挺好的。”

九年前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野史记：传说中的近代中国》，从头至尾找不到“杨早”二字，封面署的是“《南方周末》专栏作者高芾”。我拿这书送朋友，送亲戚，他们拿去读完，然后很狐疑地问我：为啥送我这书？这谁写的？

因此我不知道这位可敬的读者是怎样将我与《野史记》作者对上号的。不过一本书出版九年，还有人记得，心上平添小小的虚荣。

这本书源于我 2002 年开始在《南方周末》文化版上连载的专栏“夕花朝拾”，每周一篇，写了五十多篇后，编辑离任，专栏还续了几期，物是人非，两方也都索然。后来又转而为《南方人物周刊》写“报人逸史”，忘了什么时候，大约也是因为换了编辑，也停了。

此时我也将博士毕业。2004 年底，导师陈平原先生乔迁新居，众弟子前往围观。其间手机响起，我走到阳台上接。对方自我介绍是中国社科出版社的编辑。他就是《野史记》社科版的责编耿华军。

耿华军是北大新闻系毕业，算来也是我的师弟。当时我说正在忙毕业论文，而且文章的字数也还不够一本书。华军说没关系，我们等

好了。

后来就是忙乱的答辩，毕业，照相，搬家，入职……其间倒也没断了帮《野史记》找图片，写说明，分专辑。那个夏天闷热的记忆，就这样嵌进了这些图文之中。

去过两次鼓楼西大街的中国社科出版社。那时我已定了去社科院文学所工作，但这书明显不是走学术书的路子，所以也没什么归属感。与华军的合作颇愉快，唯一的冲突差点断送了《野史记》性命。

这次接到华军电话，是在中国传媒大学的教师宿舍里。中午，蒙眬中被铃声惊醒，华军很抱歉地说，领导的意思，《野史记》是不是换个书名？

之前我和华军讨论过，是否还叫《夕花朝拾》？他说这个名字太文艺，不看“南周”专栏的人不免模糊。我觉得有道理，就改名叫《野史记》。现在要改成啥？

领导觉得余世存编的《非常道》现在很火，能不能改名叫《非常史》？

一口气涌到喉咙，又咽了回去。按平原师的说法，刚毕业的博士还没有和出版社较劲的资本。我嗯了几声，大概是说考虑考虑。

在小屋里走了几圈，越想越窝火。终于下定决心，回拨电话，告诉华军：如果要改名，那就算了，这书我不出了。

华军默然良久，然后说我再争取争取吧。

也不知他怎么争取的，反正书名还叫回了《野史记》。

封面也往返了几次。一开始的方案把我吓坏了：近景是硕大的故宫前铜狮子，远景是中南海的红墙。直接打了回票。

他们是外请的设计师。后来就改，最后的定案，设计师用打火机烧一张纸，残纸的背后，露出梁启超袁世凯苏曼殊等人照片。“野史

记”三个大字，虽说是集帖，但总觉得太霸气。不过比第一方案已经好太多了。

书出了，华军忽然说设计师要请我吃饭。咦，哪有这个道理？见了面才知道，设计师是以前“三陌”的小伙伴。“三陌”是我一位朋友开的设计工作室。我写硕士论文时，借了他们办公室一角，每天跟员工们一起吃午饭，冲壳子，准有两三月之久。这可真是缘分了。

总的来说，跟华军合作愉快，书出后销得也还行，重印过两次。他就和我讨论再合作的可能性。我那时很想出一套丛书，每一本写一个城市，一个年份，比如1905年的北京，1912年的上海，1927年的广州，等等，20世纪可以选出十几个年份，主要材料要用报纸、日记，从舆论与个人的视角出发，关注社会史与生活史，这也是我写博士论文时萌发的想法。

记得那时约了萨支山、施爱东、颜浩、凌云岚、何浩等，一起吃了两三次饭。后来华军从中国社科出版社离职，此事遂中辍。但是——就因了这一场讨论，光荣的1217俱乐部诞生了，伟大的《话题2005》启动了，我的人生也被拖入了这漫长的与中国社会精神生活较劲的十年。这些事，参看《话题2005》的《缘起》。

而我这“地域/年份/舆论/个人”的理想，也并未就此寝灭。2011年写《民国了》，劈头第一章写《三位北京客的辛亥年》，2012年我逐日抄写1912年《申报》材料百余万字，都还是在想着从这一条路往下推进。

这样回想起来，真有“一饮一啄，莫非前定”的感喟。

至于《野史记》，它出世后，也是要直面惨淡人生。《夕花朝拾》的责编风端，这个互联网的早年玩家，现在电子书的出版人，电话里

劝我开个当时尚属新鲜的博客，用来卖书。我听了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在2005年11月16日，发出了我的第一篇博文《开栏卖书》：

大学时代，有个女生说，高芾是一个聪明的俗人。

十年过去，高芾聪明日减，俗气依旧。他写了几年专栏，自己以为已经出名，于是每天在新浪网的名人博客栏里找自己的名字。结果当然是没有。

高芾委委屈屈地向老婆诉说，却遭来劈头盖脑一顿痛斥：

“你算什么名人！？名人怎么没人请你去做形象代言？怎么出了书西单图书大厦不请你去签售？还天天写博客，你有什么出息啊你？名人，名你个头！”

然后罚他去烧开水，晚上洗脚用。

高芾更委屈了。然而他不死心，最近有出版社猪油蒙了心，将他的专栏文章结集出版。高芾心又活络起来，天天在新浪的读书频道，看有没自己书的选载版。

看久了显示屏眼会累，于是高芾自言自语：

“不登？不登算哒，老子自己登。”

于是高芾在新浪上又注了一个博客，预备把书中的得意篇什放上去，顺便吆喝吆喝，希望走过路过的朋友有钱的帮个钱场，没钱的帮个人场，多卖个十本八本，过年回老婆家时也好有几分颜色。

想是想得好，高芾又有点怕，觉得自己大小是个知识分子，沿街叫卖会不会有辱斯文。后来有人告诉他：当年小说《活着》再版的时候，余作家天天往地铁站跑，一到就问书摊老板“今天走了几本？”老板说，走了十本，于是余华高高兴兴回家吃饭。

高芾心里很是安慰，大家都是一样的嘛，没有物质文明哪来

的精神文明呢？两个都要硬嘛。

高芾有一位老师，叫钱理群。钱老师说过：人的物质欲望和精神欲望之和是恒量的。高芾觉得自己精神欲望已经通过写书得到了满足，下面该通过卖书得到物质欲望的满足了。

于是，高芾来到了新浪博客，开始卖他的《野史记——传说中的近代中国》。

从博客，到微博，再到微信公共账号，一有什么新鲜玩意儿，我虽不是冲在前面的第一方阵，但总是勇于尝试，不懈奋斗，主要目的，就是卖书。为此与许多陌生人相吵相骂，拉黑一片。

如果《野史记》有知，它问世九年来，看过多少兄弟从我手下杀向残酷的图书市场：《沈从文集》、《汪曾祺集》、《话题 2005》、《话题 2006》、《话题 2007》、《话题 2008》、《话题 2009》、《话题 2010》、《话题 2011》、《话题 2012》、《话题 2013》、《合肥四姊妹》、《清末民初北京舆论环境与新文化的登场》、《民国了》……坦白说，就销量而言，还没有超过《野史记》的。原因大约正如某报所言，《野史记》篇幅“体贴的短小”，佐饭如厕，马上床上，咸宜通吃。

师兄郑勇，一早向我要了这本书的再版权，一直放着，他说“找个最适宜的时机推”。这么些年下来，如果要等到我像易中天那么出名，很难，倒是他自己进步不小，这本小书就转给了师弟卫纯责编。

关于这本书内容的想法，初版后记已经交代详尽。此刻重读，如对旧影，哭笑两难。倒是书出来后，本着“杀熟”的原则，逼着爱东、颜浩、林逸、张林荫、马懿（何浩代约）诸友帮我写书评，重看他们在命题作文里抓耳挠腮地找话夸我，夸这书，莞尔之余，备感温暖。

《野史记》快将九岁，我也过了四十。它如果像儿子一样会长会说话，或许已经会对我背老杜诗“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现在我携着它的手，添酒回灯重见客，修订了若干细节，替换了三分之一的篇目（爱东在书评里或私下，埋怨《野史记》没有做到“全书有趣”，这回我听他的话，努着劲儿有趣），愿故友新知，都来看看，这孩子长成啥样儿了，俊点没？

2014年7月1日于京东豆各庄

目 录

新版序言：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	1
-----------------------	---

辑一 政事本纪

那个逃席的人·····	3
现代启示录·····	6
翁某今日洗脚·····	9
康祖诒中举·····	12
一个状元的诞生·····	15
事关科举·····	18
科举好处说不尽·····	21
我儿子比你强！·····	24
那一跪的风情·····	27
古人抄得我抄不得？·····	30
你我约定·····	32
岳麓山上土馒头·····	34
宠 妓·····	37
吃鸡不买田·····	40

民国催债第一高手·····	43
中了传奇的毒·····	46
一桩婚姻的意外死亡·····	48
政治宝贝·····	50
因父之名·····	52
末代皇帝·····	56
快感与忧患·····	59
危机时代的幸运儿·····	63

辑二 学林世家

北大 1919·····	71
一、退 学·····	71
二、谁能上北大·····	74
三、警 报·····	78
四、谁放了那把火? ·····	82
五、辞 职·····	86
六、新潮与国故·····	90
七、联 合·····	94
八、《顺天时报》的报道·····	99
九、救国十人团·····	104

十、新文化的老对手·····107

蔡校长元培·····113

尴尬的胡适·····117

狂人傅斯年·····121

大学的自由·····124

拿饭来换学问! ·····128

谁去了妙峰山·····130

他们的李庄·····132

若园巷, 翠湖边·····134

朋 友·····136

粉 丝·····139

师 徒·····145

辑三 报人列传

扬州闲话·····157

教父梁发·····161

胭脂扣·····164

警察故事·····167

救命钱·····169

发配新疆的理由·····171

这一段，我们说方言·····	173
偷新闻的人·····	176
一堂新闻营销课·····	178
何处是我笔友的家·····	181
黄远生上条陈·····	183
我的野蛮同行·····	185
结婚启事·····	187
对抗舆论·····	189
薛大可下跪·····	191
萍水相逢·····	193
萍水相逢·····	196
听花捧角儿·····	199
张恨水进京·····	202
看看什么是黑幕·····	204
不喝啤酒的唐纳·····	207
史量才的度量·····	209
到底是中国人·····	211

辑四 文苑行状

当代柳永·····	215
-----------	-----

不要鸡心式·····	218
林琴南要稿费·····	220
东安市场的一次车祸·····	223
他为什么跑警报·····	225
无妻之累·····	228
有多少人懂得苏白·····	230
上课那些事儿·····	232
我为什么热爱鲁迅·····	235
冰心的一元钱·····	239
另类林语堂·····	243
革命时期的爱情（两则）·····	246
人各有见，人各有道·····	246
你的魂儿我的心·····	250
关于巴金的《随想录》·····	255
惊蛰时分梦犹存·····	259
斯人也而有斯文·····	266
后记：关于本书，我交代·····	271

辑一

政事本纪

那个逃席的人

北京宣武门外，现在最有名的当然是 SOGO，成天吸引无数红男绿女。跨过宽阔的宣外大街，路南的小胡同一条条找过去，问问街口那个卖烤白薯的，达智桥在哪儿？不知道？那个卖糖炒栗子的呢？什么？这儿就是达智桥胡同！那……那个什么呢，在哪儿，远吗？不远不远，这儿不就是嘛，就剩下这个了。

就剩下一块牌子了。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杨椒山祠。牌子嵌在一个杂货铺的门脸南侧，远远望去犹如爱国卫生运动的标语。后面的屋子，是老屋，可是低矮得不像话，断不是风云际会的松筠庵。

我不懂，为什么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和旅游景点的不是松筠庵，而是杨椒山祠。没错，杨继盛是明末人，但是把松筠庵定为杨椒山祠，不过是乾隆晚年的事。有清一代，小胡同里的这栋房子不断被人提及、描述、追忆，不是因为杨椒山，只能是因为松筠庵。

有许多大事件在这里发生。这里房舍轩敞，松林环伺，论野趣，当然比不上陶然亭，可它离城门近，与那座皇城的关系紧密得多。进京赶考的举子或同乡的京官，常常借这个幽雅的所在聚会游宴。这里甚至一度是翰林院清贵的学士们常规的吟游地点。

它出过的最大风头大约是在 1895 年。那年 4 月 15 日，《中日马关条约》的内容通过铺设未久的军用电线传到北京，立刻惊呆了所有的耳朵。割让台湾、辽东半岛和两亿两白银的赔偿，是大清与外国打